

海參坪·往猴子山的路上



Photo 1

0

你和他說要到綠島，他會從前座遞來他的手機，給你看這張照片。

看不清楚嗎？他還有另一個版本。

當你訝異這是他的家鄉時，他會再給你看另一張照片。



Photo 2

1 施喜無路

他琢磨著故事要從哪裡開始說起，雖然有了照片，他不必一塊礁岩、一塊礁岩的和你描述那個海灣的樣子，以及陸地上連綴著的大片梯田，省去了許多麻煩，但他仍小心翼翼的選擇從哪一個句子開始，最後，他說：「那時候，整個海參坪都是我們的。」

那時候，海參坪，一個座落在島嶼東南角的海灣，他們家族住在那裡。他們姓施，施琅的施。那裡，源源不絕的水從山上流下，成爲一條溪流，他的高祖父施喜無路帶領整個家族依水建起茅草屋，開闢圳道、引水灌滿了田，於是一年四季有了花生、蕃薯、蔬菜，當島民還日夜擔水回家，走過長長路程時，他的祖父便已接起水管，家族於是擁有了——或許是全島第一個設有自來水的廚房。他仍記得，當他推開開關，水嘩啦嘩啦的衝出、灌滿水缸，夏天時他彎腰讓水沖淋他汗濕腦袋，水花濺起，整間咾咕石屋裡充滿回音，他大力甩甩頭，水滴落在地板的土壤上消失。他跑出門沿著田埂，跑過花生田、水稻田，抵達環抱整個海灣的山壁盡頭，山延伸到海裡，中間開了洞，祖父在那沿著山壁鑿了樓梯，他們便叫那裡石崎，他坐在洞裡的石頭上，海水在他腳下搖晃著，垂下釣竿等魚上鉤。

他常想著施喜無路究竟如何帶著家族來到這裡、擁有了整個海灣？家族不曾擁有過一條船，要離開海參坪要不退潮時沿著山壁走繞過南邊的岬角是大湖，繞過北邊的岬角是柚仔湖；要不沿著家門前、施喜無路一百多年前初來海參坪時依著懸崖開關的那條路。

多年後，他在電視裡看了歷史劇，看施琅先是投靠了鄭成功他爸鄭芝龍，一起縱橫東南海當海盜王，接著一下子和鄭芝龍投降順治，隔沒兩集又帶著弟弟和鄭成功一起反清復明，最驚險的莫過於永曆五年三月，福建巡撫張學聖趁鄭成功南下，派人攻打鄭氏的根據地廈門，當時駐守金門的鄭鴻達、施琅趕到廈門防守，保住了根據地，鄭成功回到廈門賞了施琅兩百兩銀子。然而，之後施琅先是拒絕服從鄭成功的軍

令、又與右前鋒黃廷發生爭執、還殺了鄭成功的親隨曾德，最後竟在友軍勝仗後怨聲載道，鄭成功一怒之下下令逮捕施琅及弟弟施顯，施琅驚險逃獄，投降清國，還在獄裡的父親、弟弟則雙雙被砍頭，家人也遭到追殺。在他的猜想裡，施琅被追殺的餘族在暗夜裡收拾了行李，坐上漁船先渡海到了鹿港，然而，沒待多久，鄭成功東征台灣，鹿港不宜久留，便再度搭上漁船逃跑，在蒼茫的海裡他的祖先們感到無處可去，於是，漁船隨著海潮、風雨，繞過了整座島的最南端，再緩緩地向北，最終，他們來到了另一座島：尙仔嶼，也就是後來的雞心嶼、火燒嶼、火燒島、綠島，在恐懼如影隨形的追趕下，走遍了天涯海角的施姓家族，最終走下了海崖，海參坪成爲他們逃亡的終點。

他在後照鏡裡看你皺了皺眉，隨即接著說：這不是他第一次分享這份猜想，一天，一個長相斯文的男人聽完他的故事，查一下手機，旋即告訴他，永曆五年是 1651 年，傳說從小琉球第一批到這島的曾開盛、陳必先可是到了乾隆末年才到島上的啊，而他們施家族譜上第一人施喜無路也是一八某年才到綠島的，中間隔了一百多年，怎麼可能都從明朝躲到清朝，還要跑到這麼偏僻的地方？

「乾隆末年哪一年呀？」他問。

「1796 年。」男人查了一下回答。

「逃難，會到處張揚嗎？」他反問男人。整個故事忽然在他腦中通了，祖先據說最早是從福建泉州到鹿港，接著從鹿港到的是綠島公館，那裡地大適合耕種到現在還是重要的農耕區，然而，後來爲什麼先搬到了觀音洞後的草山——那裡也是個水源豐富、適合耕種之地，後來又繼續往南遷移，甚至沿著山壁遷往海參坪？肯定是陳必先、曾開盛欺負人，先搶了公館的地不夠，還搶到草山來了，退一萬步，就算不是搶，在島上哪知道到哪個朝代了？看到人來了怎麼知道是明朝的官還是清朝的兵？肯定先躲再說，用族譜來說就更荒謬了，祖先們逃的是明鄭的政府，在清朝前沒敢記下名字、留下族譜，也是自然的事。高祖會叫無路，或許就正在說，逃到海參坪之後，若還要再逃，就真的無路可走了。

「施琅，本名施郎，降清後改名『施琅』，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今晉江市龍湖鎮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始。我祖父說，我們是泉州來的，這樣說來準沒錯。」他把 Wikipedia「施琅」搜尋結果的第一行背給你聽，你決定相信他。

施喜無路在海邊建了茅草屋、闢出了大片梯田，生了四個兒子、三個女兒。

「有這麼多嗎？」你問。

「兒子死了兩個，女兒死了一個。」他說。

那時候也不知道是什麼病，只知道要背著延山坡的小路走好幾個小時到公館給先生看肯定是來不及了，白白折騰還不知道能不能醫好，想到這兩夫妻相對無言，把孩子放到陰涼的山洞裡離開，哭聲連續數週，那些天裡，風和浪都停了下來，蟲鳥魚不知去向，山下留下的水也乾涸了，一家人坐在面海的茅草屋裡，看著一切都停止的海灣，耳裡是孩子們的哭聲從山洞傳出迴盪在南北的岬角之間。

「太陽也停下來了嗎？」你問。

「對，白天、夜晚、季節、花生的根蔓都停止了。」他回答。

許多年後，當人們問起施喜無路長壽的秘訣時，他會愧疚而小小聲的，用他粗糙卻又尖銳的聲音在你耳邊秘密的說：從那時候開始，海參坪和整座島有了數週的時差。

那些天，他們不吃不喝不睡，只有心思不斷流轉，礁岩僵硬的輪廓開始溶解，變成了發電機、玻璃船、遊覽車；兩層樓、三層樓、五層樓的房子……，施喜無路被眼前這些看不明白的事物給迷惑，忽然，他聽見剩下的兩個兒子叫著他，他眨眨眼，順著孩子們手指的方向，他看見妻子流著淚坐在茅草屋頂上，她掀開鋪在上面防風的漁網，透明的靈魂像是在水裡吐出的泡泡一樣從茅草間的縫隙飄起，背景襯著山壁，每一顆泡泡都閃閃發亮。

哭聲停了，時間重新回到海參坪，礁岩卻沒有停止變化形狀，施喜無路帶著兩個兒子、兩個女兒試著攀上那些礁岩，叫它們別再弄得他們整天頭昏眼花了，但每當他們靠近礁岩就被浪趕回海岸，施喜無路氣得命令全家不准下海、不准釣魚，看這些石頭可以自己在海上繼續玩出什麼把戲？

沒有漁獲，兩兄弟只好更早起來耕種，那天清晨，施喜無路、妻子還睡著，兩個女兒在廚房煮地瓜葉餵豬，兩兄弟則往田裡走，那時天色還灰矇著，眼前的海灘、海浪、岬角、山壁糊成一片，弟弟低著頭順著田埂走，肩膀忽然被哥哥抓住，他回頭，哥哥要他安靜，往海邊看，他的視線越過昨日剛用牛犁好的花生田、佈滿礁岩的海灘，在岩灘和海的交界處，好幾個穿著白袍的人，傳遞著比他們還巨大的石頭，從海平面起，他們砌出一階又一階的石梯，不過一會，石階就有數個人高，石階越砌越高、越砌越尖，像是要蓋出間神廟，兩兄弟互看一眼，視線回到神廟的瞬間，其中一個白袍人正望向他們，兄弟嚇得大叫一聲，八個白袍人倉皇逃跑，施喜無路聽到兩兄弟的叫聲，跑出來發現所有的礁岩都睡著了，南邊海上的礁岩像條狗一樣趴下睡去，岬角則像個女人閉上眼仰躺，而海上神廟只完成了廟基和幾座石牆。

次日，施喜無路上山砍月桃葉，兒子們用石磨磨製糯米粉，妻子和女兒們則取出曬乾的章魚、醃製過的破雨傘（芭蕉旗魚）乾、花生，做成圓仔和粽子，墊著月桃葉蒸熟。那天早上，他們再次踏入仙人造訪的時辰，施喜無路帶著全家人向只建了一半的神廟拜拜。

「請保佑我們施家，世世代代在海參坪安居樂業。」施喜無路說。「拜。」

或許因為你應付的「嗯」、「喔」停止了許久，一抬頭，對上了他從後照鏡投來、確認你是否專注的眼神。

「你不相信喔？」

「祖先傳下來的故事，哪有什麼相信還是不相信的？」你回答。

「其實我也是半信半疑，所以我小時候很常在看我們家前面那幾塊石頭，看會不會哪天再給它動起來。」



Photo 3 仙人疊石

2 傻瓜相機

直到施喜無路過世下葬，礁岩都不曾再動起來過，神廟還是只建了一半，狗和女人仍兀自睡著。兩兄弟又生下了三兄弟、四姊妹，三兄弟生下了兩兄弟、兩姐妹，兩兄弟又生下了兩兄弟，他就是那個哥哥。他出生時仍住在施喜無路當年建造、家族不斷翻修著的茅草屋裡，茅草屋離海極近，浪大時的早晨，他總會從窗口向外瞄一眼，看仙人有沒有回來把廟蓋完？

仙人沒有回來，倒是施喜無路開闢的那條小路上邊，溪的另一側，有五六個身著灰衣灰褲的人在家族的地瓜園旁將一小塊山頭剷平、整出空地，用茅草、竹搭出簡單的房子住了下來。那是一百多年來，他的家族第一次有了鄰居。

祖父施石川叫他們新生，和他的爸爸施木生一起向他們學了些草藥知識，在他的印象裡，這群人和和氣氣的，每天忙著種地、修補簡陋的草寮，他最懷念的是他們收到配給的麵粉後做的饅頭，圓滾滾、熱騰騰的，拿到時他會小心的捧在手上，坐在海邊小片小片的撕著，塞進嘴裡，直到甜味與香氣在口中暈開，嘴唇再也守不住那麼多口水時，才吞下一口。再撕一小片來吃。

新生住沒多久就搬走了，施石川說他們回台灣了，施木村則說他們回新生營了，事實上他打聽過，沒有人真的知道他們去了哪裡。海參坪又只剩下他們的家族。

那年的颱風大浪打上他們的茅草屋，原本離房屋極遠的海逼近眼前，在大雨裡，所有的顏色都被洗得脫落了，變成一片霧白後朦朧的影子，樹枝、葉片、石子被強風颳得在空中亂飛，他緊跟著祖父往山上逃，沿途樹木遮蔽視線，雨滴打得他幾乎睜不開眼，終於逮到個空隙回頭，狗和睡著的女人似乎醒了過來，向彼此挨近了點，他再要仔細看時，被父親從背後一把抱起抓進懷裡，石塊滾過他正要踏出的路。

「你們之後就搬走了嗎？」你問。

「才沒有。」他驕傲的回答。

颱風後，祖父召集了他父母會的兄弟們，從中寮、公館、大湖、楠仔湖來到海參坪，平時都是祖父到這些村子幫忙，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海參坪這麼熱鬧的樣子，祖父將兄弟們分成兩組，一組到海邊打石，用牛拉著像雪橇一樣的拖排帶回，同時一袋一袋水泥也用漁船從海上運來；另一組兄弟上山鋸烏心石、黃槿當柱子；砍楠仔當木板；找車桑子做木釘子，他們在比原本茅草屋的位置高上許多的山路邊建起了咕啞石屋，面對著南方岬角上，那個睡著的女人。最後，他們用石頭壓住每一塊瓦片，再用水泥黏死。他和弟弟輪流推著咕啞石牆，「那天的風吹起來有這麼大力！」他助跑，用全身的力氣撞上石牆，石牆動也不動，「這棟房子比颱風還厲害。」弟弟說。「對，」祖父說。「我們不用再搬家了。」

過年時，祖父找來了所有的兄弟們到海參坪吃會，一整夜桌上一盤一盤的芡粿、粽子，旁邊不斷燒著花生殼驅蚊，溪流流著，他和弟弟跑到主臥裡，從塑膠水管做成的窗櫺看出去，一切都定格在那裡：女人、狗、神廟、祖父、爸爸、媽媽、屋子、豬舍、田地，他們的海灣。



Photo 4



Photo 5

那年，他開始上學，每日清晨，一切的輪廓都還未醒轉轉的時刻，他便一個人出發，沿著家門前的泥巴小路往山崖上走，一路樹根絆腳、林投戳刺、石頭逼他繞路，在太陽全然升起時候，他終於走上了稜線。那時的路又細又窄，兩邊被芒草、林投、相思樹包裹著，即便走到了最高點，還是無法把整個海灣看個清楚。他記得，小學快要畢業的某天，父親將相機交到他手上，讓他拍五張照作紀念，那一天他走得特別、特別慢，一路東張西望，比平常更晚經過柚仔湖、楠仔湖、鱸鰻溝，最後到公館國小已經幾乎遲到了，他被罰站在教室後面，便決定不和老師拍照了，下課時間，他要全班站好拍了一張合照，接著是單獨和兩個最好的朋友合照，他走出教室拍下了學校的樣子，同學們央求他在學校門口也拍一張合照，他大力搖頭拒絕。

他是全校住得最遠的學生之一，從二年級開始，老師就同意他不用打掃、降旗，早早收拾書包趕快走回海參坪，那天，他小心翼翼地加快腳步，沒有流連在鱸鰻溝的雜貨店，也不理會臭屁梭已經結實累累，是最好吃的時候，他只管一個勁地走，終於在接近海參坪北邊的岬角停了下來，那是一道被祖父稱為藤仔坎的峭壁，他深呼吸一口氣，小心翼翼的走向極窄、極窄的稜線，峭壁的兩旁植物不放棄生長的權利，遮蔽他眺望海參坪的視線，他手心冒汗、緩慢的前進，終於芒草叢之間，看見了一道縫隙，他折斷礙眼的幾根樹枝、芒草，那天陽光公平的照亮海灣上的一切，沒有一道影子把誰藏起來。按下快門的時刻，他對著礁岩們說：「不要動，要拍囉，3、2、1！」



Photo 6 施姓家族新居落成合影



Photo 7 施勝文／攝

4 牆和路

「藤仔坎就是現在在講的那個小長城啦。」他說。「小時候每天那樣走，繞半個綠島去讀書，沒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了。」

「因為很不方便才搬走的？」你問。

「對啊，以前每天這樣走欸，旁邊袖仔湖、楠仔湖也陸陸續續賣掉、搬走。唉，如果當初想到綠島後來會那麼好，可能就不會搬了。啊，也不一定，那時候那麼恐怖。」

他忘記究竟什麼時候走到公館、中寮的街上不再見過新生，島上關押的也不再只有政治犯，還有重刑犯，罪名包含：殺人罪、竊盜罪、強盜罪……。此前，他從沒想過這座島會與這麼多罪名相連，一起被海給團團圍住，這些詞並不僅存在牆內，牆的外面，所有人也都被籠罩著，多了一分緊張的神色。

「有聽說過犯人逃跑嗎？」你問。

「什麼有聽過？一天到晚都嘛在逃。」

從他走往公館的路上在牛頭山的哨站換證進入營區起，他就能感受到阿兵哥緊繃的神經，檢查證件時比平常又再多看幾眼他的臉。經過營區的那段路，他不禁低下頭，不敢逗留。公館街上，每個咕啞石屋與新興的水泥兩層樓房間的小巷口都有衛兵拿著警棍駐守，他忽然害怕自己莫名被他們盯上，被看出什麼毛病，更加快了腳步，整條街上，出入的人少了，遠方偶爾傳來的哨聲，都能將他嚇得打顫。

他大力敲著妹妹的家門，沒有半點回應，他大喊她的名字，兩片木板門間才開了個小縫，妹婿看清是他，連忙把門打開放他進來。

「阿兄你怎麼今天過來？你沒聽說今天又逃了一個嗎？」

「怎麼不知道，過哨站的時候看那個兵的臉就猜到了。」

「這次不一樣，是攜械逃跑的，我都叫阿喜沒事不要出門，我也是早上把事情辦一辦就待在家裡了。」

「阿兄，你今天不要回海參坪了，明天白天再回去了。」妹妹說。

「不行啦，阿爸今天去溫泉大概也聽說了，我沒回去，他們會煩惱。」

「那你事情辦完趕快回去了。」

「好。」

「你馬上回去了嗎？」你問。

「好不容易出來一趟，事情還是硬著頭皮要辦完啊，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先拿花生油去給我妹妹，然後到中寮的衛生所拿藥，再回來公館漢義商店把東西買一買，快走到營區忽然想到我媽要糖忘記買了，又走回漢義，才準備走古路回海參坪。」

「古路是營區旁邊上坡的那條嗎？」

「對，那天風超大的，我手上又拿很多東西，比平常又走更慢。爬到牛頭山那邊已經快要喘死了，然後到觀音洞那邊，天都黑了，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緊張還是怎樣，總覺得一直聽到草叢裡面有東西，走沒有幾步，又好像聽到哪裡有人在吹哨子、大喊，還好那天月亮很大，還稍微看得到路，平常看不太到路都還不要緊，都走過幾千次了，路長怎麼樣都嘛知道，就那天自己緊張個半死，明明就一條路而已，但突然好像認不太出來，就跟著月亮走。」

你沒告訴他你也記得那天的月光、哨音還有風聲。

數年裡，你被圍困在三面牆、一道門之後，有時一覺醒來，你覺得房間變大、變寬了；有時，它們彷彿會挨向你的身體，把你夾在兩牆之間，水泥牆貼住你的皮膚，悶壞的毛細孔裡流出的汗沿著牆面流下。你怒吼著，威脅門外的獄卒哪天要能出去，一定給他好看，你伏地挺身，雙手、單手，坐姿體前彎，一下、兩下、三下，捶打牆壁，撞上牆壁，你一直知道這個世界充滿了牆，充滿了衝你而來擋住的門，以及像現在那樣從窺孔打量你的眼睛，來自你不認得的臉。你痛恨那些窺探著、自以為是的臉，於是，你很早就學會對那些臉用拳頭，後來學會用刀，沒多久後，開了第一槍。

你靠著讓人感到害怕來讓自己活下去，一道牆一道牆的闖，你老早就聽過這座島，你和朋友彼此玩笑著遲早在島上見，免船票、免住宿費，你堅信在牢房之前的牆都是假的，後來你知道，牢房的牆也是假的，只有牆外的那片海是真的，台灣那座大島管不住的人，就放到個小島來，小島和大島間有幾道洋流你都問地理老師問清楚了，反正，遲早是要來的，不，那時你不相信有一天你會在這裡，你追著那些欠錢的、欠命的跑，警察追著你跑，你始終相信這座島不是你的終點。沒有人能抓得住你。直到，你終於 Check-in 的那一天。

那幾年裡，你數著刑期，憤怒的想要不是被兄弟背叛，連條內褲都沒套好就到了這，你肯定還在江湖闖盪著。在島上你打人、怒吼、辱罵所能指稱的所有事物，順利給自己升級成了單人房，在那獨享的空間裡，你每日往貼滿泡棉的牆間擊打、衝撞，尖叫著、胡亂唱歌，哼著破破碎碎的句子，把知道的髒話都搬出來啐過一遍，再把所有知道的詞都複習一遍，你不確定自己還有沒有哪一天會用上它們，想到這又給自己唸了一遍。後來你給自己編故事，先是你去幫誰討了公道，接著誰和誰又來找你尋仇了，你忽然發現他們就在門外，敲著門，你大聲呼救，沒有人聽見，你在你會追趕著人的小巷被追趕，在他跳下樓的地方一躍而下，他死了，但你竟還能跑，你只能跑，他們還在追，追進了你的夢裡，你醒來，他們就在門外，敲著門。

你把知道的髒話都搬出來啐過一遍、牆捶打一遍，日復一日，直到氣力放盡。

一天醒來，你忽然覺得累了，想著這不是座島嗎？該有海浪聲吧？你發出唸唸的聲音，這是海浪；圈起嘴脣，吹出呼呼的聲音，這是海風。晚上，你夢見了海，浪拍打著你背後的牆，你住在一座小小的塔裡，被海給包圍。

醒時，你仍能聽見海，心裡湧起了一個單純的疑問：這個島他媽的長什麼樣子？

很快的，連你自己都感到意外的，你學會安靜，學會配合，每天吃飯、唸點經、運動，心情好時和點名、送飯的人說聲謝謝，於是你換來了第一次放封，看見了天空，吹到了風，你張開嘴，不知真的假的，你嚐到了鹹味，沒有人知道你仍不相信有你越不過的牆，你看清楚了誰拿鑰匙、門的位置，記清楚了換班的時間，也找到了願意幫忙的人。

那天，沒有一道牆、一道門、一個人攔得了你。攔住你的是海，營區外，廣闊的海，灰的，沒有半點湛藍，一條路橫在眼前，向左，路平平往燈火密集處去，向右，路拐個彎往山上去。

他還在說話。他說，當他看到藤仔坎的時候腳都快軟了，一路連滾帶爬回家，從小到大都沒摔得那麼慘過，到家門口，他爸爸一手舉著火把，一手拿著柴刀等他回來。

「爸，人家拿槍餒，你這樣敢有用？」

「我只是要給他猶豫一下，趕快跟他說我不要住這了，我厝給他，我要搬去猴子山了。」

那天你沒往山上跑，被抓回去後，你時常想著，哪天如果能再出來，你一定要往山上那條路去看看，說不定這次，你可以逃得更遠。

後來，你和他都離開了這座島。



Photo 8 往海參坪的步道

5 旅人

那年，你被送回台灣又關了幾年。再見到這座島時，是出獄後在汽車旅館的電視上，新聞播報有幾千幾萬人湧入綠島，你訝異那個在你印象裡荒涼、時不時就下雨的島，竟能變成觀光勝地，你忽然又想起了那個直到你離開，都沒能解開的問題：這個島他媽的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的路好走嗎？」你問。

「就跟現在走到我們家那條山路一樣，很窄啦，兩邊都是植物，連牛車都過不去。不過我家那邊後來建樓梯了，以前全部都是泥土路，我阿公有事沒事都會去剷草。」他說。

「以前就都有樓梯嗎？」

「才沒有，我們搬走之後有人要下去玩水幹嘛的，政府才來建的。」

「什麼時候？」

「很久了啦，我們家搬走都民國七十年、八十年那時候的事了。現在有人拍給我看，那些水泥樓梯又爛得差不多了。」他頓了一下，趁紅燈在手機上搜尋了什麼塞到你的手上，繼續說：「很多事情是後來比較有人下去海參坪，才知道的，以前我爸爸、我阿公都沒講過。這都後來搬走以後才知道。」

他塞給你的是旅遊網站上關於哈巴狗、睡美人的條目：「關於睡美人與哈巴狗的傳說衆說紛紜，有人說忠心的哈巴狗爲了守護因女巫詛咒而沉睡不醒的睡美人，也有人說哈巴狗與睡美人是對恩愛的情侶，但因爲得罪了神仙，而被殘忍的變爲石頭在綠島站崗。另有一說是睡美人與哈巴狗大吵一架，於是各睡各的，再也不理會對方。比較有趣的說法是睡美人原爲飛魚仙子，有一天經過綠島時發現一隻流浪哈巴狗，於是化爲人形與哈巴狗相依爲命，但有一天在海邊遊玩時飛魚仙子不小心被浪花衝擊變回原形，哈巴狗咬了飛魚仙子一口。事情傳到玉皇大帝耳中，飛魚仙子因犯天條於是被變成現今的睡美人，而哈巴狗因誤咬飛魚仙子而被變成哈巴狗守護在旁，從此以後狗就不喜歡吃魚了。」

「綠島有女巫？」你問。

「阿災？」

現在的你是一個前往綠島的旅人，計程車停在富岡漁港，下車前他和你收了三百塊錢，繞到後車廂，幫你把行李拿下來。

他問你到綠島後想去哪裡？

你本來想說去繞一圈、看一看這島長什麼樣子？但接過行李時，你說：「我去你家拍張照傳給你吧。」



Photo 9 你拍下了他家現在的樣子



Photo 10